

飛南雁



。風從雲。

時值初冬，天氣已經有了些寒意，人們出門有時還會抖瑟地把脖子縮在衣帽內，這天下午，住在新竹樹林頭眷村的韓大爺騎著腳踏車，戴著口罩壓低了帽沿，迎著北風向不遠處的南寮海邊騎去。

韓大爺喜歡在這個季節來到臨近海邊的海埔新生地蹣跚，那裡有幾個充滿水草的沼澤濕地，魚蝦吸引了各類水鳥及候鳥棲息，鳥兒在淺灘覓食

的姿態優雅，啄食的動作也乾淨俐落，因此經常吸引愛鳥人士來此欣賞及攝影。

傍晚時分，海埔新生地附近的天空異常熱鬧，在淺灘或沼澤中覓食完畢的水鳥，紛紛帶著滿足的叫聲飛回陸地樹叢棲息，鳥兒嘰嘰喳喳的叫聲給沼澤區帶來了無限的生機。

在這裡也可以看到成群的雁鴨從海埔新生地上空飛過，這些從西伯利亞及北方國度南飛的雁鴨，牠們將飛到南方溫暖的國度去過冬，有些則會選擇留在臺灣中南部的海邊濕地，等待明春再飛返北國。

這些雁鴨南飛的原因主要是冬季時，高緯度的西伯利亞或北國沼澤均已冰凍致攝食不易，因此必須飛到溫暖的南方才能生存，而冬天結束後，本能地又沿著來時路徑飛回原來的棲息地，在那邊生活及繁殖後代，直到冬天再度來臨。

這些雁鴨身上有著隨季節遷徙的遺傳基因，世世代代都會在每年相同的季節，沿著相同的路徑南飛與北返。遷徙時，不論雁鴨數量多寡，隊形均是一字或人字形，有時雁群數量多達數十隻，隊形寬度達百公尺，場面壯觀讓人稱奇，真是不可思議的動物行為，牠們可以說是空中的舞者，也

是風中的旅行者。

每當雁鴨成群飛過天空時，韓大爺總是會仰著腦袋看著雁鴨飛行，直到雁群消失在天際。他除了欣賞雁群整齊的隊形外，他的腦袋也跟隨著雁鴨的南來北往，想著北宋政治家范仲淹作的詩詞，同時縈繞著一些說不出口的心事。

塞下秋來風景異，
衡陽雁去無留意。
四面邊聲連角起，
千嶂裡，
長煙落日孤城閉。
濁酒一杯家萬里，
燕然未勒歸無計。
羌管悠悠霜滿地，
人不寐，
將軍白髮征夫淚。
北宋·范仲淹〈漁家傲·秋思〉

韓大爺看著雁群飛過天空，口中輕聲唸著〈漁家傲·秋思〉的詞句，心中燃起一股幽幽的悲哀與遺恨。范仲淹用詩詞表達了西北邊疆戰亂的悲情，及戍邊將士壯志難酬與思鄉憂國的情懷，詩詞反映了宋朝守勢的軍事態勢及薄弱的軍事力量。而詩詞蒼涼悲壯的意境，撩撥了韓大爺浪跡海島

悵然的心境，也反映了他對家國更改，落葉無法歸根的愁情。

正當韓大爺浸淫在詩詞的蒼涼意境時，從不遠處空軍基地傳來一陣戰機的引擎嘶吼聲，打斷了他的思鄉愁緒，只見四架戰機編隊向北面的天空飛去，看著戰機由近而遠直到消失在雲端，他才收回眼光。從過去在飛行部隊服役的經驗，他清楚地知道這些戰機要飛到哪裡去，要去執行什麼任務，戰機駕駛艙內坐著什麼樣的人，而什麼時候他們才會飛回來。

韓大爺望著消失在西方夕陽餘暉中的戰機，再回頭望著沼澤中的一群雁鴨，他想到自己年輕時與剛剛起飛的戰機飛行員一樣，每天駕著P-47D雷霆式戰機從基地起飛，到海峽西側執行大陸沿海巡弋，監視著共軍的動態，天黑之前才跟這些倦鳥一樣飛返基地。他曾與雁鴨一樣，是風中的旅行者，只是他從北國南飛之後就駐足臺灣，世局的變化讓他不再北返，也不能北返。

祖籍河北的韓大爺，二十三歲從空軍官校畢業後，分派到飛行作戰大隊擔任少尉飛行官，駐防在平津地區執行勘亂任務，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平津戰役失利後，部署在華北地區的部隊奉令向臺灣轉進，此時各部隊的



P-38、P-47、P-51型戰鬥機及各型空運機、轟炸機像雁鴨般，一群群、一批批的向南遷徙飛向臺灣，以幾處日遺機場當成基地，每日渡海繼續執行作戰任務，大家都希望戰局可以逆轉，期盼只是像候鳥一樣暫時逗留，來年即北返內地。然而，不曾料到戰局直轉而下，旋即共軍席捲大陸，此後臺灣與內地完全阻隔，他從此與家人離散，孤單一人落腳臺灣，在島嶼上生活也在島嶼上擇偶成親及養兒育

女，成了島嶼上的留鳥。

隨著歲月的更迭，年輕的他也慢慢地年華老去，最後脫下了戎裝離開了軍旅，他不再是風中的舞者及旅行者，如今年邁的他在地面上仰望那些風中的舞者，看著牠們在季節更替中南遷與北返，感嘆造化弄人，「征雁向南飛，雁歸人未歸」，如今徒留感傷空留遺憾。

雖然他已客居臺灣海島半個世紀，不再北返祖籍地，早年的他鄉今日已變成了家鄉，他也跟許多多當年渡海來臺的軍人一樣，兩岸半個多世紀歲月的隔離，已讓他模糊了故鄉的樣貌，也冷淡了對故鄉的牽掛。臺灣，對他來說，已是長於斯，也老於斯的家鄉，他已經不再是北方來的候鳥，而是島嶼上不折不扣的留鳥了。

太陽已經落入海平面，大地開始被蒼茫暮色籠罩，天空也逐漸由灰轉暗，幾隻不斷發出呱呱叫聲的倦鳥仍在低空盤旋著，尋找今晚的棲息處。韓大爺抬頭再看了一眼沼澤區上的天空，此時已沒有半個鐘頭前的熱鬧，倦鳥已歸巢，遊人也已散去，海埔濕地回歸寧靜，他再望了一眼還佇立在沼澤淺灘中尋找晚餐的水鳥，回頭蹬上了腳踏車朝家的方向慢慢騎去。

天黑了，他也要歸巢了。